

凝視日常現實的透鏡

文|高子衿

曾以女體、特別是代表完美體態和將「人」客體化為「物」一般地納入商品體系的芭比題材，獲得外界關注的黃沛涵，在近期的作品中，已有絕大的自我突破與蛻變。延續著美好與殘酷現實的對照基調，畫面主要由強烈的繪畫性筆觸與來自新聞事件的影像兩種脈絡所構成，描繪式的部分多為場景或敘事基底建構，來自於童話故事的靈感，具有戲劇性發展的故事情節以及多半皆大歡喜的結局，例如在《Frozen》一作中，便採用動畫電影《冰雪奇緣》那朝向城堡前去的冰天雪地路途，撥不開的濃厚雲層，交織出神秘又略帶些壓抑的特殊氛圍；而黃沛涵特長的豐沛甜美色感，也在基底層微微透出，勾喚了視覺上的美感愉悅。

另一方面，來自於近兩年國際重大新聞如南亞大地震、復興航空的空難意外、激進組織所致使的人道危機等現實切片，在這些被截取的影像當中，人物角色呈演出斷片式的動作，黃沛涵並未賦予其影像一般給人逼真精細、一絲不苟的再現之感：沒有反覆推敲的繁複拼貼、也無刻意改造的數位工程，甚至採用一個不容易吸引觀者關注的微小尺度，或大到超出景框只看到局部而見不著全貌的局部，讓新聞影像無法勾勒事件的清晰原貌，故而，這些線索便只能各自孤立地懸浮於畫面之上，留待觀者自行推敲除魅。

故而，黃沛涵援引的新聞影像在此不再清晰可讀，作為一個原身負傳遞訊息責任的媒介，其自身也不再透明化，致使傳播內容與受眾之間存在著因為限制而形成的媒介距離，無法有效傳播而出。當然，我們仍能對於該新聞事件採取道德倫理式的勸說教化，

又或是基於同理心的流露關懷，但這樣僅針對新聞影像的意涵展開詮釋，而忽略了影像媒介組織訊息的一系列編造過程，便簡化了它所能拓展的意義，事實上，將災難、暴力、犯罪行為等瞬間影像捕捉而來的集合，並非黃沛涵的創作重點，而更應該是我們如何理解這些「曾經的觀看」？以及我們所處的時代環境或國家處境，又是如何影響與形塑我們的理解模式？

在黃沛涵還未出發至英國求學的早些時期，如同大多數台灣人的經驗，主流的大眾媒體迴避罔顧許多國際新聞，用以播放島內的社會新聞和八卦娛樂，拿取叢爾小事餵養視聽，一旦遇上重大的新聞事件，則用重複播放的短期轟炸，取代持續而長期的後續追蹤與分析評論，因而許多事物無法令我們感同身受甚至進一步瞭解。到了英國之後，則開啟了她參與世界的不同途徑，更強的同理心换位思考以及脈絡化的思考判斷，接觸與理解生長在不同歷史、社經、文化背景的人，處在

不同的時間點和位置，會採取什麼樣的思考模式、考量哪些問題？身處於一個易於吸收國際事務和不同文化的世界，讓黃沛涵破除了許多原先與事實有所出入的刻板印象，進而審視自我，並試圖以新的創作題材參與世界。

由於台灣外交困境、政治孤立所導致的獨特社會氛圍，影響了在此生活的人們一種心境上的漂浮無根、隔絕徬徨感受，兩地生活 讓黃沛涵更強烈地意識到這種特質，畫作中所交揉的新聞影像，便以一種漠然的中性化質地反映了此間的心理隔閡。因而，對於 黃沛涵而言，創作與主題之間並非忘我地投入，而是具有思索的距離，可以表達自己身為藝術家、對於國家處境仍舊無所施力的 無力感、也可以無關警示或道德，客觀探究影像無法對應到真實本源的擬像特質，或甚至從中找尋日常現實依然存有的生活樂趣。

在攝影術發明之後，作為災難的旁觀者，成為一種典型的現代經驗，不幸的畫面持續地被各種媒體所提供；隔著遠距傳播的安全 範圍，我們得以便利且安逸的觀賞暴力。由於淹沒在模擬化的經驗傳遞當中，讓我們逐漸喪失對於政治操作或是媒體報導的真實 性疑慮之判斷能力，例如法國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便曾指出，戰爭的勝負不再取決於戰場上的成敗，人質取代了 戰士、不靠人身肉搏的電子戰爭等，都可看出傳統戰爭形式的退化；透過現代媒體的形塑，擬像的功能已超越原始戰爭的體現化。

黃沛涵為這些新聞影像重新打造的情景，以及不同脈絡對接的敘事方式，直指出影像在產製、被外界認知的過程中，建構的同時卻也存在著修改人們對於遙遠過去感知的可能性。自網路上搜尋到的圖片，是人們可談論卻多數未曾親身經歷事件的某種存在 「證據」，可以在短時間內被複製與擴散，提供一個得以快速理解某事且用來記憶這件事情的壓縮形式，苦難也因而最大化的(傳 播)全球化了。黃沛涵的作品「轉載」了這些攝影記錄下的苦痛，以及提供我們進行反思的機會，檢視擁有權力者對於災難的辯 解是否合理？是誰造成影像裡的苦況？這些是不可避免的嗎？我們到目前為止接受的事態是否需要受到質疑？

面對這類由新聞影像所帶來的遠方災痛的知識，我們又能夠做些什麼？黃沛涵的提問，正是讓我們不沉迷於天真、無知和健忘的 利刃，旁觀他人的苦痛究竟會因為散佈的照片使得暴行看起來熟悉與遙遠，而令我們更為麻木？還是有所改變的力量，連同既有 的處境一併翻轉？端視你是否能夠對影像持有批判態度而定，如同美國著名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所指出，「如果我們接受這個世界就像相機所記錄的一樣，這正好是瞭解的相反，因為瞭解來自不接受這個世界就像它表面上看起來的一樣，瞭解 的一切可能性都發根於說不的能力，嚴格來說，一個人永遠不可能由一張照片裏瞭解任何東西。」(註)